



遇见杨谔

◎苏荷

五年前,我从外地调回家乡工作,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极度不适应,徘徊、迷茫、失落。直到有一天,从报纸上阅读到一个名叫杨谔的人的文字,才使我感到一丝慰藉和希望。后来通过网络,我了解到杨谔先生更重要的角色是书法家,写了好几部书法理论方面的书,还经常写些随笔、散文、杂文等。

书法对我来说意义非常,父亲写得一手好字。我上初中时,李旸老师赠送给我的一本字帖珍藏至今。在外地独自生活的十余年,孤独时写写字便是十分开心的事。后来,陆陆续续在报纸上看到杨谔先生的文字,又关注到他的个人网页“有风吹过荒原”。他那热情、坦诚而又冷峻的书法作品和文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,慢慢地,我也开始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。

2022年7月,我遭遇到一次最严重的“寒流”,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委屈,伤心欲绝。恰巧在《南通日报》“兼得斋夜话”栏目读到了杨谔先生的文章《之所以大者》,仿佛吐露了我的心声,我不禁泪流满面。在图书馆组织的一次书法讲座活动中,我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在李旸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,我忐忑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,作了自我介绍,希望在书法方面能得到他的指导。他很快回了信息,肯定并赞赏了我阅读的习惯,并表示可以给予我帮助。

第一次见杨谔先生,印象十分深刻。我比约好的时间提前了80分钟到。他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我的面前,黑色的T恤、黑色的长裤、深蓝色的运动鞋,像随意的邻家大叔。在工作室坐定后,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工作室的情况,就和我聊起了阅读、写作和书法创作。我问了书法方面困扰我的问题。他滔滔不绝地从笔法、章法、墨法等方面给予解说,并不时动手示范,带我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书法世界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经常通过微信向他请教,他建议我制订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。同时,他又嘱咐我多读文史哲及书法理论方面的书籍。他撰写的《十五堂书法课实录》《书法要诀》《书法问答》,在我临帖时给了我很好的指导;《名家书札里的故事》《南通历代书法家批评》《书法趣谈》等著作又引领我走进了古代名家们的生活、艺术世界。

杨谔先生不但指导我写字,还教我如何欣赏和评价书法作品。有时我对他的作品发表一些看法,他都能认真对待。我时时感受着他的谦和、严谨与精益求精。

有一次,我在专业中遇到了一个难题,他便鼓励我,告诉我不要轻言放弃,要正确地面对自己过去,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,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、做更好的自己。

庆幸遇到杨谔先生,也庆幸自己被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吸引。我感到自己仿佛行走在星空下,手上提着一盏小橘灯,与天上的星星们相互辉映。



争先恐后

◎吕松梅

老张家的酸菜鱼

◎黄晓赟

家门口有一条狭窄的巷子,树从围墙的另一边伸出枝丫,将地面铺满一层落叶。踩着落叶走出去,巷子口就是我常去的一家酸菜鱼店。

老板姓张,四川人,大约在这里待得足够久,口音是川普夹杂着奇特的本地话。我与他的交情不算深,他见到我总是很热情,絮叨哪天在什么地方又碰到了我的父亲、母亲,熟练地写上我要点的菜——当然,在买单的时候,并不会因为我是熟客就给我减免一点。

他家的酸菜鱼的确好吃,鱼肉雪白大片,在金色的汤里浮沉,热腾腾地端上来,汤鲜肉嫩,酸辣开胃,吃起来酣畅淋漓,十分爽快。

因此,我三不五时就会去吃一顿。有一次,我带上了文二。

文二是我的同事,也是我的朋友。文二是他的绰号,来源于“文无第一、武无第二”。

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五个年头。还记得刚进入税务系统时,那种憧憬与迷茫相互交织的忐忑。好不容易克服了万事开头的艰难生涩,正式投身工作,发现税收政策变化万千,又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喜欢工作带来的充实,却不喜欢自己笨嘴拙舌、与纳税人交流不畅的时刻。何况时至今日,我依旧会偶尔显得手忙脚乱、慌张无措。

文二却似乎没有过那种从象牙塔走出的阵痛。他总是适应得很好,无论在什么岗位上,无论应对多复杂的工作。不仅如此,他还有闲心琢磨些其他的东西,音乐、围棋等等,他都很精通。

“当你意识到困难的存在时,距你克服困难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”文二说,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,“重要的是有怎样的想法和认知,剩下的只是路径问题。”

在鱼汤升腾起的雾气里,他边大口吞咽边口齿不清地称赞:“真的……好吃。”

是的,一旦想清楚困难在哪里,大不了多些坎坷或者多花些时间总会克服。但若压根不知道要去哪里,就永远都不会到达。

我找到了前进目标,决心更多地充实自己后,不久,一个意外来临了。这个意外,是对全人类而言。新冠来了。

一开始是全面的恐慌,然后是长达三年之久的抗疫,在这三年里,没有人敢断言,疫情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三年的时光很快,社会像个巨大的机器,依旧平稳地运转。老张家的酸菜鱼味道一直没有变,我还是很喜欢。

只是偶尔,老张脸上也出现愁容。“生意不好做。”他叹口气,拢了拢收银台上的单子,“人不敷出的,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就结束回老家了。”

我望望冷冷清清的店面,有心安慰,也只能随着叹口气。

老张的小女儿手上拿了根仙女棒,咚咚咚地在店里跑。往常客人多时,老张绝不会让她如此跑来跑去。就我一个人在,他便没有多加约束。“赐予你力量!封印解除!”她咯咯地笑着,无忧无虑的清脆童音在店里回荡。

“我‘阳’了。”十二月底,文二打电话给我,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地有气无力。

“我发烧、咳嗽、咽喉肿、流鼻涕。”他控诉,“最要命的是全身酸痛!我的腿像是被卡车碾过来压过去,有时候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好一点了,结果下一秒双倍疼痛。我差点以为,我要经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情中的另外一件。”

我捂着发烫的额头,忍不住开玩笑:“你的疼痛是量子态的,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,但你一观察它,它就坍缩成确定态了。”

文二哈哈大笑:“听你的公鸭嗓,就知道你也‘阳’了。”

他笑完了又说:“说正事,能帮我订份你家旁边的酸菜鱼吗?外卖里找不着——生病,没胃口,就想吃这个。希望吃了这个能快点好,我手头还有两户风险应对呢。”

“行,我问下老板。”结果并没有订到。老张说,他和老婆、女儿都在家躺着,也是都没逃过新冠,好在症



状都不重,多休息休息就好。

过了元旦,文二又精力满满地跑到我面前晃悠。来得正好,我恰好有不太懂的业务。笑容不自觉地布满嘴角,我友善地拍拍他的肩:“兄弟。”

花了他不少时间,才把问题解决。结束后,文二笑嘻嘻地:“要怎么感谢我?”“请你吃酸菜鱼吧。”

好像是一夜间,老张家的酸菜鱼馆就恢复了生机。小小的店面内人满为患,见我过去,老张仍是那满脸热情的笑容:“哎呀,你们来啦。放心,马上就有位置。”他朝一个角落努努嘴,“这一桌吃了有一会儿了,刚才阿姨过去添茶,他们说不用,应该就要走了。”

我说:“最近生意挺不错啊。”

“还可以。你们来得巧,再过两天,我们就收拾回老家过年了。”老张笑笑,手也不闲着,迅速地在纸上写下我们点的菜递给后厨。

文二大惊失色:“怎么,你们不干了?”老张连忙摆手:“不是,这店我都开了十几年了,怎么会突然不干了?过年,回老家团圆嘛,过完年再回来。”我打趣他:“这两年看你有时候愁眉苦脸的,以为你真打算关店了呢。”“嗨,嘴巴上说说而已,再难的坎,总有迈过去的一天嘛。再困难,也还是有希望在的;看得见希望,就能继续坚持下去。”

这一顿我和文二吃得格外满足。老张终于难得照顾了一下熟客,锅里的鱼肉跟捞不完一样,吃到最后我们都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饱嗝,像海里餍足的鱼。

老张没有说谎,过了两天,再路过店铺时,店面外就贴了一张告示:春节回家过年,暂停营业,欢迎年后惠顾。

最后画了一颗硕大歪斜的红色爱心,一看就不是老张的手笔。

我忍不住对着那颗爱心笑了起来。我知道,暂停营业期间,我不会特别想念老张的酸菜鱼,因为我知道过完这个年,还有下一年。

太阳会落下,但第二天总会升起,从来都没有无尽的黑夜。